

邀古人喝一场酒

李晓

推开一扇一扇故国的沉沉大门，在门轴缓缓转动的呀呀声中，我望见了唐朝江山中隐隐浮现的老码头，那些江边抱拳作揖的文人们，他们送别刚刚喝完一场酒的友人，从此云海茫茫。宋朝的天色，俨如现代人歌中所唱，泛出青花瓷般的幽幽蓝光，在河流中央，有一叶小舟漂流，岸上一人抬手挥别友人，那人不就是宋人方岳么，“花明晴岸阔，帆转暮江肥。橈竿两燕子，也带笑声飞”，他刚刚送别的友人叫薛丞。江边码头，山高水长，这是古代文人们在诗词中常常出现的送别场地，这些地方如深山矿藏，哪怕经历了万古长夜，却依然散发着重感情余温的余温，也由此成为情感追忆的历史现场。

遥望古人们的相逢送别，差不多都离不开一场开心或沉郁的酒事。我沉醉于古人们的友情，他们在酒香中发酵沉淀，在一场一场的酒事中，让漂泊的岁月找到了浓烈于心的寄托。

在我迈入中年岁月以后，如果相约古代的文人和我喝上一场酒，我依然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从缥缈云端纷纷而下，与我把酒言欢倾诉衷肠，他们的面相犹如重逢故人的生动逼真。

一场黄昏时来临的铺天盖地大雪，很快白了几座山头。我听见柴门外响起了狗吠声，这是唐朝的白居易来访了，他可是一个好酒友啊，这人善饮，写了不少喝酒劝酒流传至今的诗。他非常讲究喝酒的氛围营造，“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想一想，当披着一身雪花的朋友推开柴门，大雪压屋下，两个知心的老朋友你一杯我一杯，然后在雪夜茅屋下抵足而眠。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是唐朝李商隐的诗，一般以为是写心心相印的爱情。你绝对没想到，这也是李商隐用来劝酒的诗，再现一下当年场景：首句是“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微风荡漾，酒宴就设在西楼，紧接着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则是李商隐说，喝酒的朋友聊得投机投缘，那就继续喝下去吧。

李白这个人，如果在唐朝遇见，从早到晚，感觉从身体中喷发而出的就是袅袅酒气。你看他在山中与友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再一杯。我醉欲眠卿可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喝酒劝酒的境界何其洒脱浪漫。最著名的是那首《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友喝到高潮的李白这样大喊出声，来人啊，你只管端出酒来让我们喝个痛快，五花千里马、千金狐皮裘，快叫那侍儿拿去换来美酒，万古忧愁，在酒气蒸腾中烟消云散！更为了喝上一场酒，李白穿越迢迢山河去见汪伦，一场酒宴后汪伦在桃花潭的码头边踏足拍手唱起民歌送别，感动的李白由此写下了传诵千年的《赠汪伦》一诗。

还有宋朝的苏东坡，在喝酒的性情上，简直与李白一脉相传。看看苏东坡在一轮宋朝的明月下喝酒：“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后来他真是喝大了，在醉意阑珊中起来翩翩起舞，还忍不住发问：这摇晃的月色下，我的肉身是在人间，还是在天上宫阙里遨游？

再追溯到三国时代，看一代枭雄曹操与刘备的那次喝酒，那是一次煮酒论英雄的酒局。起初刘备还战战兢兢，但在豪爽曹操的劝酒中，刘备也放开喝了，曹操酒后说出了那句震惊历史天幕的话：“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曹操还有劝酒的诗，就是那豪气冲云霄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样一场对饮，何其痛快淋漓！

在这人间芳菲的春日，我真想邀约几个古人喝上一场酒。春水潺潺，柳絮飘飞，来一次曲水流觞的酒局如何？酒入胃肠，醉意朦胧中眯眼望去，我看见了“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古代春色，又重叠闪烁在今天的天幕中了。

花依旧会开

王娟

春分过了，春天的气息越发浓郁，花事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

春分前的一个周六傍晚，久未出门的女儿骑车带我一道去公园赏花。海棠已经开了一些，还有一些正打着花骨朵，像因为害羞而把心事紧紧收拢的少女。玉兰的花朵开得极繁盛，大朵大朵的玉兰花高高地举向天空，像蓝天下热烈擎着的斟满春色的酒杯。

花依旧会开，春天并不因为人间被疫情的阴影所笼罩而缺席。

在文友查的公众号看到一行文字，如遇一树花开，让我怦然心动：“许多时候，远远看见河岸那一株盛开的花，我都会停下来，远远地凝望着它，知道自己又一次醒来了，并且想起你，并且，想念你。”

春分当晚，看到很多文友在朋友圈悼念刚刚去世的诗人洪烛。诗人许洁兄说起两年前，诗人张劲松曾在另一位作家祝凤鸣的设宴上提起过洪烛给予他的帮助，而今这三人都已早早地离去。松已倒下，凤不再鸣，而烛火也已经熄灭。未曾想，这个春天，有那么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离去。我的小说集出版就是张劲松老师帮我联系的，书还在，可帮我出书的人却已经不在。祝凤鸣老师我并不认识，但听一位文友说起过，她说祝老师人很热情，每次见面都会送书给她，如今再看到这些书，就会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洪烛老师的诗我也没有读过，不过年少时曾买过一本散文集，里面收录了他的很多美文。

他们都没能过完这个春天，但他们写下的文字还在，就像花朵开在喜欢他们的朋友心底。

又是三月，又到了海子的祭日，一转眼海子已经去世31年了，而他的诗句依然在被人们传诵：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活在这珍贵的人间，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海子离去了，但花依旧开在他诗中的春天，开在他所爱的这个珍贵的人间。

想到这次疫情中的武汉，昔日繁华的城市，而今却变得格外冷清。在网上看到一张武大樱花园的照片，没有了往年如织的游人，樱花寂静地开着，在无声无息间传递着春天的讯息，也揭示着生命的生生不息。

许多因为染上新冠肺炎而离世的生命悄然凋落在这个春天里。活着的人依然活着，可在他们心中从此为逝去的亲友刻下了一座墓碑，而怀念的心情就像墓碑前清供的花朵，或晶莹如雪，或绚烂如火，或沉静如水。

往年春天，我这个“花痴”总是痴痴地四处寻花，生怕错过了短暂而美丽的花期。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少了往日看花的热情。可花并不因此慵懒或懈怠，春风吹过，花朵们依然盛开，不论人世的悲欢沉浮，不问人情的炎凉冷暖。悲或喜的情绪都是人们自己的，花朵不管这些，它们只管到了该开花的时节就努力开放，不论有没有赏花的知音。

对花的痴情，其实只是缘于人的痴心，或惊喜赞叹，或伤感垂泪，都是人们将自己的情绪投射到花朵上。我们喜欢看花，也许就是因为是在花间看见美，看见流光，看见自己曾经拥有却又流逝的青春。而如果人也能够练就花朵的不悲不喜、无欲无求，或许就可以顺应自然地开放，不在乎是否有人欣赏，也就不那么容易受外物的影响，不那么容易被生命中的伤痛所击倒。

只要花依旧会开，生活就仍将继续，这个世界就依旧有爱，有美，有希望。



雨花

李磊

摄

小里过

郭华悦

往大里过，是很多人生活的常态。

大生活，搭配的是大话。三句不离生意，五句难逃宏图。聊商机，说趋向，一番话下来，说得热火朝天。但细细一品，空而大，无趣乏味。

感情里，往大里过的，亦不乏其人。房子车子票子，眼睛铆盯着这些大事物；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的小家子气则被排斥在感情之外。感情一味大，不接地气，他日一旦落入现实，恐怕就得分崩离析。

看一个人的举止言行，是大是小，往往就可窥知其是否热爱生活。

往大里过的人，靠着浮夸而撑起的外观，空洞而无内容。离开了那些所谓的“大”，进入到现实生活中，恐怕连最基本的都懵然不懂。

往小里过的人，内里都有一块柔软的部分。可以是厨艺，可以是体育，又或者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爱好，都能在生活中激起涟漪，令人心生对生活的热切感激。

越是大人物，越钟情于小日子。

大，那是生活之外的生存，是志向，是拼搏。有时，也能给人带来满足与成就感。但更多

时候，这是一条需要用拼搏和汗水，才能换来成绩的道路。太多的坎坷，充斥其间。时时绷紧的神经，很难让人发自内心地，从彻底放松的状态中获得愉悦。

小，那是生存之外的生活。可以是默默关注，也可以是静静品味，只需要沉浸其中，便能获得愉悦。在大的世界里，不管如何忙碌，都不忘腾出一片空间，留给小的日子。这样的人，一样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越是历经风云，越能明白小的可贵。小人物，向往大生活，但又吝于付出，于是生活的大，便只能是停留在嘴上的浮夸，日子愈发小得局促。而真正在某一领域有着权威地位的大人物，往往更愿意公私分明。再忙碌，也不忘留出只谈私事不论公事的空间，不为他人，只为己心。

就算一段感情，怎么高大上，也总得有踏入凡间的时候。两人连那些看似琐碎的小时光，都能乐自其中。这样的感情，就像一坛老酒，历久弥香。

一个人，如果知道往小里过，也就算活明白了。